

自在

文/黄孝阳

1

我很喜欢孔见先生的文字,通达冲淡,句子在不疾不徐间多有禅意散发;对中国文化的梳理,其理法、心法、行法,令人服膺欢喜。他对传统有极深的浸淫,又对西学多有体察。这里有一种很奇妙的融汇贯通,好像是一块沐浴海雨天风浑然自成的石头,与一只从远方飞来的鸟共同构成了风景,有静,有动,有时间与空间的“金风玉露一相逢”。

这种感觉在读这本新书时犹为强烈。全书分内篇、外篇、杂篇,取的是《庄子》的形,用的是中国人最纯粹的性情,笔调严肃而又亲切,通过对中西学的正本溯源、比较与辨析,把笔锋指向一个弥纶东方人文精神的高处——在他看来,这是当代中国人“收复心灵失地”,重建今日社会伦理体系的入口。

这个人文精神承接先秦诸家,有着次第展开的境界,犹如群峰并起,是一个多重维度极深邃的立体结构,包含道、德、礼、法等众多层面,且由儒释道三者统而摄之,再付诸一个“穷者独善其身,达者兼济天下”的人生态度,融合于数千年的百姓生活,其内在逻辑自治而通融无碍,既有对彼岸的追求,亦有对现世的热爱;既有对人皆尧舜之理想国的希冀,亦有个人修身的立功立言立德,以及餐风饮露的逍遥游。而西学里的人文精神是对神性(上帝)与物性(消费主义)的矫枉,矫枉必然过正,是一个片面对另一个片面的克服,比如在强调个人世俗价值的同时,也同时抑制了人“超凡出世”的渴望。

直面中国问题,需要的不仅是良心与智慧,更重要的恐怕是对中国文化、中国人性情的深刻洞察。孔见从容地梳理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理路,找出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这条线,展开“内圣外王”的坐标体系,再绘出“格物致知诚心正意”精神生活的曲线图,讲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心法,又补充以一个“日日新”的态度,使这个传统的面貌清晰可见。

2

孔见先生谈自由亦别有蹊径,切中肯綮。在《物的意志》一文中用了两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开篇。一个是安徒生

牡丹

文/熊召政

中国牡丹,最盛者两处,一在河南洛阳,一在山东菏泽。

牡丹因武则天而名满天下。武则天称帝洛阳,该处的牡丹渊源既久,声名也就最大。

八十年代初,洛阳人开始举办牡丹花会。三十几年过去,牡丹花会如今已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盛会了。每年“谷雨”前后,牡丹盛开,花期即是会期。一到此时,洛阳万园衣冠,游客如云,倾城倾巷俱是赏花人。

六年前,我在牡丹花会期间去过一次洛阳,当然也是怀着一颗寻芳探胜之心。据介绍,洛阳牡丹已培植出数百品种。历史上著名的姚黄魏紫,已不是最名贵的了。牡丹花会的中心王城公园,有一处牡丹山,气势宏大,极尽繁华。花皆盆栽,万盆堆积,层叠成山。行此山中,富贵熏人,锦绣醉人,七彩灼人。每一盆均缀有品种标名之小牌,亏得汉字中有那么多美丽的词藻。尽管如此,你仍然不会产生名不符实之感,甚至还会产生丽质胜文的惊叹呢!

牡丹山,花大如碗,如娇如莺;花红似血,花白如脂;黄者紫者,腴然雅然。更有新培植出的绿牡丹,直摄春

的《红舞鞋》;另一个是贾岛的诗《剑客》——十年磨一剑,霜刃未曾试。今朝把示君,谁有不平事。

这两个比喻是什么?是物性。

物的意志通过隐喻与群体氛围(乌合之众)的形成构建起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,从信仰与伦理层面来实现对人的说服,又通过物的功能性与便利性来实现对人的诱惑,双管齐下,结果就让人从灵魂深处开始信服这“今朝把示君”乃是个体自由意志。

这是物性对人性的奴役。

什么是自由?孔见先生最后落笔于因缘。因起缘灭,自有解脱。佛是觉悟,佛学有很深的智慧,这种自由观自因果律而出,(这个因果律与“人生而自由又无往不在枷锁中”有奇妙之神奇的对应),经过量子力学所发现的“因起缘灭”这个不确定的概率事件,抵达“空”。涅槃是不是真正的自由?无法证伪,也不需要证伪,这是宗教体验。至少这意味着一种心灵的力量,至善,至大。能让我们摆脱物的层面,离开科学,来关照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。

孔见先生言简意赅地剖析了我们不自由的根源(现实),从多重角度阐释了写作者的自由(虚构)后,谈到了一个奇妙的词:自在。这是一个佛典用语。做任何事均无障碍之意,为诸佛及上位菩萨所具之功德,故佛亦称自在人。

我离佛的境界有数万万光年的距离,夏虫不足语冰。但我想自在人看见牢笼后,他一伸腿便能出了牢笼。这即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由。我很喜欢这种绝对意义上的闪现,尽管永不可触及,但它亮若星辰,让我相信无尽的虚空里是有这样一种奇妙的存在。

人世里是否有这种存在的片羽吉光?

孔先生写过一篇小说,《河豚》。主人公未全是一个视天下物种为盘中珍馐的吃货,吃出了生死,吃出了哲学,吃出了一本《未全宝典》,最后他写道,“余数十年游遍天下,吃尽山河湖海,天上地下。小至虫蚁,大至鲸鲨虎象,如神农之尝百草,自以为食无所止。及至民国三十七年尝了河豚,方知人间所求一切境趣,具足于豚鱼之中”。

自由就是这条河豚鱼吧。■

色,仿佛你轻动一下指头,就会点破它盈盈的薄碧。

牡丹已成为洛阳最大的旅游创汇收入。温室里培育的名贵牡丹,价值千金。春节空运出国,供不应求。白居易诗:“一丛深色花,十户中人赋。”可见唐代的花价已非常昂贵,甚至超过今天。

在唐代,观赏牡丹是贵族活动,一到暮春,京城里车马若狂,都是赶着去各个私家园林看牡丹的。众望所归,利必趋之。因此,京师巡逻官为谋取暴利,把郊外的庙宇围起来种植牡丹,上好品种,一株可值几万文钱。有一个叫韩弘的中书令,对此奢靡之风大为不满。他调来京城任职,便命人将官邸里的牡丹尽数铲去。并说:“吾岂效儿女子耶!”

韩弘如此,恨的不是牡丹,而是那些为博一艳而不惜千金的贵族子弟。如果这位中书令活到今天,便不会如此气愤了。因为洛阳的牡丹花会,不再只是贵族的节日。■



隐
摄/谈钢

为陈寅恪一路飞奔

文/郑慧

十年前我头一次到北京,住在清华大学。八九天的时间里,早出晚归把想看的方看了个遍。最后的一天,才觉得有点累了,圆明园故宫什么的已经在脑子里重重叠叠。这个时候,想起来还有一个地方没有看到。它应该就在我的眼皮底下,却始终没有遇到过。于是在清华校园里找来找去,问了几个学生,都摇头说不知道。后来在二校门附近的小山坡上,终于还是找到了。

它就是由陈寅恪撰写碑文的“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”。王静安就是王国维,陈寅恪始终认为王国维之死,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惠,不关满清之灭亡,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。他在碑文中所写“唯此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历千万祀,与天壤而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”,如一道锐利的锋芒划过二十多岁时我笨拙的头顶,从此在心里知道自己所往的方向。

陆键东的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里,不仅写到了清华园的王国维纪念碑,还有一张模糊的照片,是陈寅恪四十年代后期在清华大学的住宅,新林院52号。

我们在清华有个以前的同学,当时在读建筑系的研究。事实上我们住在清华大学,也是因为她的缘故。临走时到她的租住地和她告别,她则推了一辆自行车,送我们到公交车站。就在我们三个女孩子有说有笑地穿过一排又一排红砖墙的平房

时,我忽然惊讶地发现这些平房的门牌地址居然就是新林院!于是,我们开始寻找新林院52号。既然这里就是新林院,那么52号肯定就在其中。我几乎无法解释自己对于类似寻找的执着和热忱,只是始终觉得肉身和灵魂的气息一定可以左右空间的质感,纵使物是人非,仍然萦绕不去。

新林院52号是找到了,只是屋子里住着人家,门口破旧不堪,也不好贸然打扰。凭着模糊照片上的依稀记忆,应该就是这里了。我们只能把门口的样子拍了又拍,最后实在不舍,仰头把那一片黄昏中的天空也拍了一个角,以此为在北京最后的纪念。

陈寅恪三个女儿陈流求、陈小彭、陈美延所著的《也同欢乐也同愁》,里面也不可避免地写到了新林院52号,数幅清晰的照片,有陈寅恪在门口和院内的,也有女儿们故地寻访后的留影,甚至还有一张详细的52号住宅示意图。照着这张示意图,仿佛接续上了我们十年前止步于那个破败院落时的遗憾瞬间,凝结的时间复原,柏树篱笆围墙、海棠、迎春花、竹子、香椿、沙发、书房、藤椅、过道……比真实的触及还要饱满和美好。

因为读《也同欢乐也同愁》,把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又从书架上抽出来。我迅速地发现,它们差不多就是一本

书的起始和结局。前者从孩提依稀记事起,大体先叙述到1949年,后者是其后半生的传记,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1969年。如果说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不免悲情,或者说刻意腾挪出一种历史的命数和嗟叹的话,那么《也同欢乐也同愁》则质朴得让人不忍去追究其中叙述的生硬和跳跃。三个女儿“都不擅文史,未敢对父亲的学识妄加评论”,只是在末尾附了她们的姑父、与陈寅恪同窗七年相知甚深的俞大维的《怀念陈寅恪先生》一文,可谓做到了“真确”的回忆。

时光回旋,黄昏中的天空从此定格。新林院52号的寻找,让我们赶往火车站的时间缩短了又缩短,最后只能从公交车上跳下来,拦上一辆的士争分夺秒。十年前北京站从候车室到月台的那条漫长而曲折的通道上,两个年轻的女孩背着沉重的行李,一路飞奔。几乎要以为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,我们的脚终于踩到了火车的踏板,和那些电影里的经典镜头一样,我们还没站稳,火车就开动了。

如今想想,那真的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奔跑,仍然清楚地记得,跑着跑着,脑袋里居然冒出无数的云朵来,它们风流聚散,其中最眼熟的,莫过于黄昏树枝间的白云,它们停留在红砖房的天空,即使是在我筋疲力尽几乎要放弃的时候,仍然还在前方闪耀。■